



致醫學院同學

■ 蘇恩佩 ■

你們不能事奉神又事奉瑪門

九月裏一個日子，我躺在香港一間醫院的病床上，心裏又沈重、又難過。却不是爲了自己。

由於置身于這間醫院及知道了一些事實引起我很深的感觸，使得易感的我激動着，胸際翻騰不已。

這是一間基督教醫院，是西方教會創辦的。由於它辦得成績不錯，近年來已成為政府津貼的醫院，醫生護士等的薪津及醫院的許多開支都由政府付錢。這醫院開辦的目的簡單的說來有兩個：一是爲罹病的一般平民、尤其是貧苦大眾服務，二是藉着醫療服務向人們傳出基

督救世的福音。

我爲創辦者的熱忱深深感動，我也不懷疑承繼者對原來目標的忠貞，可是我腦子裏打着一個大問號：今天在這間抱着如此崇高的理想而立的醫院裏，有多少工作人員是「誠實」地爲着它的理想而獻出他們的努力？也許就是院長吧：二十多年前當他還是一個從醫學院畢業不久的青年小伙子，他就遠涉重洋離鄉背井來到這個有着濃厚的異國情調的小島獻身醫院的工作，直到後來負起院長的重任。他——假如當年的異象沒有褪色的話——可能真的爲着宣揚基督的愛，爲着服務人群而天天



傷透了腦筋。也許是那位護士長吧：她勤勞地把持着醫院的「家務」，訓練、管理着一群「紅衣」、「綠衣」、「白衣」的女孩子們，冀望他們真能成為病人的「天使」，她又計劃，安排着為病人的福音聚會，她作這一切可能真的為着愛耶穌基督的緣故。也許還有其他的工作人員，尤其是那些一年級的護士學生，她們當中不少是基督徒，她們是那樣純潔，那樣可愛，個個湧流着滿腔熱血。

然而我特別想到那些醫生們——院裏的頂兒尖兒的人物。假如醫院只有院長——縱使院長是個好醫生，他也顧不了那麼多病人啊——只有護士長，只有那些玫瑰色臉頰的「天使」們，那麼醫院只好關門了。醫院最需要醫生們，尤其是學識、才幹、經驗、品格都是一流的醫生們！一家已頗具規模的醫院更需要大量這樣的醫生們！像我們切盼有一流的基督教醫院，一流的基督徒醫生！

我特別想到醫生們，因為他們的試探比別人來得利害。

似乎很少醫生（最低限度在香港的社會）以終身在

醫院服務為目的，醫院的日子只是過渡時期，醫院只是「跳槽」之前必經之地。當然啦，醫院的工作既繁重，而酬勞比起私人「營業」則又相距太遠。一個護士，一個醫技人員可能「跳槽」的機會與範圍不大，因此他們的試探也比較少。他們最「墮落」的地步也不過成為麻木而已，然而一個醫生，從他考進醫學院的一刹那，就成為撒旦攻擊的對象，因為他是天之驕子。他是父母，親人的盼望，女朋友選擇的對象，是大學的王子，社會的寵兒。他一身集中了上帝許多的恩賜，自己本人也須付上不少代價。那些熬夜啃書的晚上，硬塞進那許多又長又臭的醫學名詞——誰說他不值得賺回他所付出的代價？實習的時期，誠惶誠恐受盡多少委曲，看盡多少臉色，甚至連小護士也來捉弄他一下——誰說他不應該有一天威風起來，神氣一番？就算自己，為人淡泊，可是父母花在他身上的錢是要「報答」的；就算自己為人瀟灑，可是妻子要的是「安全感」，當同屆同學都已成為「名醫」的時候，自己吞得下那口被指為「沒出息」低能的烏氣嗎？

就說我所躺着的這家醫院吧，醫生當中是基督徒的也不少，可是究竟有幾位工作的宗旨與該院創辦的宗旨完全一致呢？假如有些曾經抱着這樣的動機來工作，又有多少能持久呢？

—這只是一份工作。一個過渡時期

—儘管所獲的薪酬足以過一個相當優裕的生活，可是與工作的份量及時間相比比例太不值了。況且自己開業就可以有更多的錢為主奉獻。支持傳福音的工作。為什麼放棄機會，自甘糟蹋？

在香港的社會，「醫生」所代表的是一種「地位」。須得在亞歷山大廈設個「辦公室」，才能漸漸躋身於「名醫」的地位。那少數幾位最巔峯的名醫一次的診費（光是診症，不包括針藥費）是港幣二百元（合臺幣一千三百多元）。這數字所代表的是超過它的金錢價值的。它更含有「醫學上的價值」——而這是使每個醫生的心悸動的。

生活是現實的。社會的價值觀念也是現實的。何必

再回顧年青時代的熱情與理想？每個年青人都經過那種階段。那也是好的：年青的脈膊總該跳動得快一點，年青的心靈總該柔軟敏銳一點。然而神沒有呼召每一個人都作一個missionary doctor 啊！

我躺在病床上，胸際翻騰不已。我想起我所認識的以前唸醫科的一些弟兄姊妹，我也想起我所認識現在正在醫學院的更年青的一輩——這篇文章的對象。我耳邊彷彿響着那些挑戰性的宣告、那些能使人心靈爆炸的交通，那些令人感極泣下的禱告……。然後我盡量在事實中搜索，要找出一兩個為主有所犧牲的例子，一兩個為着受苦的群眾獻上自己的例子，一兩個為着盡忠於更高的原則而超脫時下的社會價值的例子——我却交了白卷。

假如主耶穌沒有呼召我們作祂的門徒，背上十字架跟隨祂，假如祂沒有叮嚀吩咐我們把福音傳到普天下，傳給每一個受造者，那也就罷了。那許多神聖的奉獻不過是年青心裏的迴響，大學團契的內容。然而主耶穌若已經說了，那祂就要從我們的行動來判斷我們。

其實不要說到對耶穌基督的奉獻，我們往往連一般人道主義者的理想都達不到。似乎那些「為人群服務」之類的字眼只出現於漂亮的演詞及騙人的文章中。我們中國人真是一個「四平八穩」的民族我們會聽到一些西方的青年人去做一些「冒險」的事，我們也會欣賞他們，可是我們都不會有那種「傻勁」。

其實奉獻不一定要到非洲荒僻的村落去做一個missionary doctor 就在我們人口稠密的城市裏，或在較少人的一個小鎮裏，就有着成萬的人需要我們。一個奉獻的醫生也不一定要負起直接傳福音的責任，在那些掛起了「傳福音」的牌子的醫院裏，病人們會鑒別那些是醫術高明，忠于職守而又真正有愛心的醫生。

奉獻的範圍也絕不限于醫院的圍牆。我絕無意貶低基督徒醫生私人開業的價值。只是當主耶穌說：「你們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瑪門」（瑪門即財利的意思）的時候，祂深悉我們將要受到的試探，預先給我們釐定了原則。

還有一個原則也許可以給我們當中有大志的青年人

參考，那就是「剛果之光」的卡遜。保羅醫生給他自己定下的原則：「我在非洲，知道自己如不在那裏，則所作的那些事就沒有人做。在此地（美國），我知道我現在作的事許多人都能作。」

親愛的同學：當你唸完了這篇文章，不要馬上過於激動（在你們的年紀易受感動已經不真是一種德行），冷靜地把它摺起來，夾進日記簿裏。到你三十歲的時候，再把它拿出來。假如那時你還會被它激動，也許你就曉得你當走的路是什麼。

目前，好好地唸吧。不要太多提到史懷哲的名字。（在醫學院的刊物裏看得太多寫史懷哲的詩文會使我有噁心的感覺）世上將永遠只有一個史懷哲，可是神的國度仍不斷需要無數的醫生、護士、藥劑師、醫技人員去為它效忠。

